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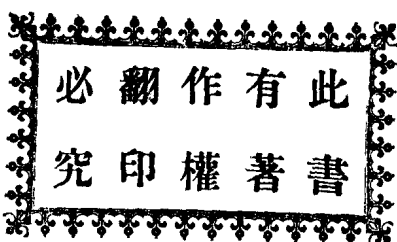
言情小說

雙淚痕

上海進步書局印行



中華民國四年五月初版



分售處

中

編者 印刷所 發行所 發行所 發行所

北京 長沙 溫州 雲南

天津 常德 福州 西安

保定 開封 廣州 成都

山西 南昌 汕頭 重慶

奉天 南京 濟南 漢口

吳春 杭州 石庄 武昌

華

書

局

中華書局  
上海拋球場

文海書局  
上海棋盤街

進步書局  
上海拋球場兆福里

進步書局

次眉女士著

哀情雙淚痕(全一冊)

每部定價洋二角五分

哀情小說

雙淚痕提要

花月痕一書膾炙人口久矣此則師其意而爲之  
湘靈似韓羽仙似韋凌波似杜瓊姑似秋兩兩對  
照茵溷殊科而瓊姑之厄遇有甚秋痕羽仙之摯  
情不亞癡珠纏綿沉著之意以簡潔雋快之筆出  
之青勝於藍自是言情絕作

哀情  
小說  
雙淚痕

第一章

庚戌之春。京師陶然亭之側。有二女郎。一年十七。八。一纔及笄。均服時式。學生裝。挽蝴蝶。雙飛髻。履巴黎貴婦人新式革鞢。春葱纖指。約以金剛石。與太陽相掩映。光彩奪目。蹁躚嫋娜。飄忽若仙。由亭之東。款款而上。羅衣乍飄。蘭麝馥郁。俄一少年。繞而下。適相值。目注女郎。神魂俱蕩。少年爲誰。乃蘇人沈湘靈。京師大學學生也。有才思。美丰姿。遠近爭婚之。湘靈高自位置。常曰。不得色藝俱絕者。而偶之。寧終身鰥也。以故。二十猶未婚。是日。睹女郎。獨視不轉瞬。女郎見其狀。嚶嚶私語。若深怪其癡者。行數十武。其長者忽回眸。顧湘靈。秋波乍轉。流盼生光。湘靈不覺大動。念誰家阿嬌如此。豔冶得母。杜蘭香重到。人寔耶。急尾其後。女郎方款步登車。湘靈趨而隨之。行數里。至喜兒胡同。一門北向。榜曰。禮部。

謝宅車遂止。女郎下車，珊珊而入。湘靈徘徊門外者久之。自是神魂顛倒，夢寐中不忘二女郎矣。

及下星期，湘靈以慕女郎，故復遊陶然亭。冀女郎再至。自辰以至日中，蹤跡殊杳。及日已西，斜猶環遶亭畔，低回其佇立處，經過處，嚶嚶私語處，及圓眸轉視處，盤桓而不忍去。

次日，湘靈寢食俱廢矣。有高生竹軒者，湘靈之摯友也。聞其病，趨而問之。湘靈泣下，且告以故。竹軒曰：君亦太癡。天下多美婦人，以子之才，思不愁無良匹。何遽爲一女子而顛倒？若是，湘靈慘然曰：君未當其境。故好出大言。我當日何嘗不作是想，乃求之數年，卒不一睹。是知天生麗質，乃間氣所鍾，過此以往，恐升天入地難求，太眞矣。竹軒笑曰：子何見之不廣？他日引子視一人，正不知如何顛倒也。湘靈頻搖其首曰：曾經滄海難爲水，除卻巫山不是雲。竹軒恚曰：君不信，可卽隨我去一睹謝家阿嬌。方徵吾言之不謬。湘靈驚曰：母得喜兒胡同第。

幾家顏曰。禮部謝宅者乎。竹軒訝曰。然。君何由知之。湘靈乃離席再拜曰。不佞所魂夢難忘者。卽此豸也。竹軒曰。若然。子誠伯樂也。然則余之目力。亦不惡矣。果爲是。予請得而効力焉。湘靈喜極。問高與謝何好。女郎字未竹軒曰。謝亦浙人。字閩山。乃余之舅氏行。納粟爲郎。掛籍禮部。有女名凌波。美而慧。卽君所遇之長者也。其幼者。乃謝夫人姨表甥。庾其姓。瓊姑。其名性聰穎。七歲能詩。其父某。本江南處士。無子。年六十。生瓊姑。愛之甚篤。五六歲時。授以唐詩。輒能了解。常語人云。此吾家女學士也。瓊姑纔八歲。竟失怙。且母早喪。依於叔母。叔母乃一聾瞶姬。其從兄虎而冠者。日與無賴遊。賭乏貲。遂陰鬻瓊姑。賭友家轉徙至杭。僦居謝氏鄰宅。謝夫人見而悅之。詢其顛末。始知爲庾氏女。其母且與夫人爲姨表行。乃贖之歸。俾伴凌波。讀凌波於瓊姑。爲長妹之意甚洽。瓊姑聰穎尤勝。凌波謝夫人愛之益篤。及閩山宦於京。攜眷居焉。時凌波已長。用瓊姑計。要求父母。欲入女子師範學校。閩山顧不欲。以夫人愛女故。卒許之。今姊妹皆寄。

校宿星期。輒回家。不圖爲君所遇。不可謂非天緣矣。

湘靈既聞女郎歷史。傾慕愈深。遂懇竹軒執柯。竹軒曰。君之所愛者。姊乎。妹乎。湘靈曰。二者皆我所欲也。不可得兼。則取其姊焉。渠與我有一盼之情也。竹軒笑曰。以子之才。學向彼求婚。有何不當。惟聞素極頑固。視新學如蛇蝎。每聞學生名。輒指天畫地。謂以夷變夏。無父無君。種種謬論。令人作十日嘔。我雖與彼爲至戚。從不與通問。君識欲婚凌波。必先與凌波交。凌波願愛才。若凌波屬意焉。再謀諸謝夫人。或可諧也。否則終成畫餅耳。湘靈曰。誠如子言。當如何而後可。與凌波交也。子能爲我計乎。竹軒曰。容再圖之。湘靈頻蹙其眉曰。相思病苦。度日如年。遷延一月。恐索我於枯魚之肆矣。君愛我生命。皆懸於君手。幸速泛慈航。度登彼岸也。竹軒笑領之曰。三日爲期。當有以報命。乃別去。湘靈送諸門。猶叮嚀再四。自是日夜盼其來。冀得好音。乃四五日蹤跡殊杳。招之亦不至。因疑其妄然。終不能忘情於凌波。念師範學校。非遙彼既每週歸。何不候諸門。亦

得。一。見。顏。色。轉。念。歎。洽。難。通。雖。偶。爾。一。見。曇。花。幻。影。轉。眼。便。空。欲。求。進。階。舍。竹。軒。終。無。他。路。且。渠。卽。不。來。不。能。禁。我。不。往。覲。面。而。求。之。彼。豈。能。恕。然。哉。念。既。定。不。覺。坐。以。待。旦。

## 第二章

湘。靈。之。慕。凌。波。有。若。仙。女。對。於。素。昔。親。厚。之。竹。軒。亦。遂。視。同。方。士。天。甫。明。肅。衣。遽。起。訪。竹。軒。於。琉。璃。廠。竹。軒。猶。高。臥。隔。窗。而。呼。之。良。久。始。起。謂。湘。靈。曰。胡。太。早。湘。靈。曰。僕。以。爲。晏。耳。君。飽。食。高。眠。而。忘。餓。者。耶。竹。軒。歎。曰。子。何。不。通。之。甚。八。珍。之。味。豈。咄。嗟。可。辦。我。爲。子。籌。之。數。日。欲。得。當。以。報。自。以。爲。有。功。於。子。矣。今。子。見。面。曾。無。半。言。相。慰。勞。輒。曰。我。以。爲。晏。耳。誠。非。某。所。敢。聞。也。湘。靈。急。離。席。鞠。躬。而。言。曰。湘。靈。不。敏。開。罪。於。先。生。幸。先。生。憐。其。愚。而。宥。之。竹。軒。不。覺。失。笑。曰。坐。吾。語。子。湘。靈。曰。諾。請。賜。教。竹。軒。問。曰。子。所。求。於。我。者。爲。一。時。計。耶。抑。終。身。計。耶。湘。靈。曰。何。謂。一。時。何。謂。終。身。竹。軒。曰。若。僅。與。凌。波。作。文。字。交。是。謂。一。時。計。不。過。啓。口。

之勞耳。若欲永訂鴛盟，以圖終身，則凌波殊難自主。非取容於閩山，無益也。君請擇於斯二者。湘靈戚然曰：終身之計，固所願也。然如閩山者，何以取容焉？子曷爲我圖之？竹軒曰：我已詢之謝氏。君之父與閩山固有舊，當時君尚幼，故未悉。誠以世誼而謁之，投其所好而語之，閩山必悅。我再爲君介紹於凌波，以文字結姻緣，雙管齊下，則事諧矣。湘靈問曰：何以投其所好？竹軒曰：君亦太愚。我已爲子言之。閩山者，頑固之極者也。君與語，口勿離，頑固之言舉動，倣頑固之狀，隨機應變，如新劇家登場，極力描摹而已。湘靈笑曰：人其謂我何？竹軒曰：昔爲著青衣，求一面美人而不可得者，今子之所爲，枉尺而直尋，猶以爲屈乎？湘靈笑諾，與竹軒約期而別。

越二日，湘靈晨趨竹軒家。早膳後，同赴謝宅。投刺入門，門者肅入客室。俄而閩山出自內，寬衣大袖，步履縱容，一望而知爲守古派。竹軒以目語湘靈。湘靈會意，急趨前，長跪。閩山拜訖，分賓主而坐，略敘寒暄，便問湘靈入學校，未。湘靈曰：

入則入矣。然非所願也。閩山訝曰：少年好新，何得非願？湘靈曰：不然。姪固尊經好古者也。彼無聊科學，令人煩厭。不過科舉既廢，聊假此作進身階耳。閩山頻點其首曰：若賢阮者，可謂鐵中錚錚，不爲流俗所漸染者矣。湘靈唯唯。俄而車聲在戶，凌波姊妹珊珊而來。竹軒笑而起，湘靈亦起。閩山止之曰：小女兒也。時凌波已入竹軒，揖之。湘靈隨而揖之。凌波乍驚，微含羞態。閩山示以目，遽引去。湘靈竹軒亦卽告別。

湘靈旣謁閩山，復與竹軒計求所以通誠於凌波。竹軒曰：下星期當與君同往。師範學校而候之。及是日，果偕而往。徘徊於門外久之。凌波姊妹始出。竹軒僞作行路狀，趨與相值，欣然問好。曰：二妹歸乎？凌波笑曰：然。因問竹軒何往。竹軒以手指湘靈曰：與沈君往某處訪友耳。又曰：渠尊君與舅氏爲莫逆，彼此皆世好也。我輩正可同行，以免途中寂寞。於是四人且行且語。竹軒歷述湘靈家世及其才思。且曰：渠頗欽仰二妹。湘靈欣然笑曰：某日相值於陶然亭，不知竟屬

世。誼。前。週。造。府。後。聞。竹。兄。述。女。士。才。學。崇。拜。殊。甚。凌。波。亦。曰。先。生。過。獎。實。不。克。當。某。日。聞。家。君。述。先。生。高。見。誠。出。人。一。等。湘。靈。不。覺。赧。然。自。問。與。閩。山。所。述。乃。不。堪。對。人。之。語。況。凌。波。姊。妹。皆。女。界。英。俊。設。不。知。此。中。委。曲。將。賤。視。我。矣。愧。悔。交。集。耳。頰。盡。赤。又。見。瓊。姑。從。旁。微。笑。更。覺。無。地。自。容。竹。軒。急。爲。之。解。釋。謂。某。日。晉。謁。舅。氏。非。湘。靈。故。作。違。心。之。論。又。必。大。受。教。訓。矣。湘。靈。色。始。霽。如。釋。重。負。深。感。竹。軒。且。服。其。靈。敏。

俄頃竹軒又顧謂凌波及湘靈曰。君等皆世好一切先生女士之名稱未免疎闊。不若易以兄妹之爲愈也。且皆善吟咏。倘結一翰墨緣。我雖不才。不能附驥。然從中作一詩。使較郵筒。當便捷也。數人唯唯。各自謙遜。及近喜兒胡同。始別而去。是夜湘靈卽宿竹軒家。謀所以撮合之法。乃私議下星期由竹軒之夫人約凌波姊妹往遊農事試驗場。命湘靈先候於暢觀樓。作半日之歡會。農事試驗場在北京城外數里。地甚寬廠。乃載振爲農工商部尙書時所建。故

時人又號爲振貝子花園。園內分動物植物二園。動物園無甚風景。植物園頗可遊玩。時值深春。繁花似錦。細草如茵。鶯囀綠楊。蝶迷紅杏。湘靈以慕切凌波不暇流連。略一觀覽。卽趨赴暢觀樓。樓固爲慈禧太后遊玩憩息之所。故陳設甚麗。彝鼎字畫以及美術物品。無不具備。湘靈獨坐其間。日旣中。凌波猶未來。正涉遐想。忽睹一美丈夫。容貌魁偉。目若懸星。與湘靈相對而坐。少頃。少年遍觀樓上陳設。及至慈禧照片。忽翹首微歎。若有無限悲感。湘靈異之。乃留神察其形色。少年亦頻以目顧湘靈。俄而少年由東樓下。湘靈猶目送之。默想此人器宇非凡。一種憤時嫉俗之思。溢於儀表。必懷才不得志之士。悔未一聆其言論。必大有可聽。轉念凌波將至。亦無暇他及。於是念少年之心。不覺漸息矣。無何竹軒夫婦與凌波俱來矣。相見略敘寒暄。各就休息。倚欄者。踞坐者。申談者。各異其態。惟湘靈反默然無語。凌波亦凭欄遙望。目注樓頭楊柳。髣髴若有所思。與湘靈情態不覺默合。俄而竹軒呼凌波。凌波笑而前。竹軒曰。妹近有吟。

詠。否。凌。波。笑。曰。無。竹。軒。又。盛。誇。湘。靈。能。詩。便。呼。湘。靈。湘。靈。趨。而。至。竹。軒。曰。如。有。佳。作。凌。瓊。二。妹。賞。鑒。頗。不。差。也。湘。靈。彌。自。謙。抑。謂。暇。時。當。索。枯。腸。而。就。斧。政。於。是。各。詢。所。學。談。興。勃。發。津。津。忘。倦。不。覺。日。已。西。下。乃。款。步。出。門。登。車。作。別。及。抵。都。城。則。斜。暉。已。杳。惟。見。滿。城。燈。火。萬。戶。炊。煙。而。已。

第三章

當。湘。靈。候。凌。波。於。暢。觀。樓。之。時。不。常。見。一。美。丈。夫。乎。在。湘。靈。心。中。顧。以。未。聆。其。言。論。爲。憾。豈。知。此。君。固。已。訪。湘。靈。而。未。遇。也。湘。靈。返。校。時。校。僮。告。以。有。客。來。訪。且。留。函。焉。乃。拆。視。之。略。云。

湘。靈。足。下。別。三。年。矣。海。天。遼。闊。回。念。故。人。時。縈。夢。想。足。下。頗。無。恙。乎。松。託。迹。東。瀛。無。可。告。語。獨。一。良。朋。聊。堪。爲。足。下。贈。耳。其。人。林。姓。字。羽。仙。君。請。揖。而。見。之。親。聆。其。言。論。丰。采。斯。知。我。言。之。不。謬。也。

松齡再拜

湘。靈。閱。書。後。急。問。林。所。在。僮。云。寓。居。王。部。曹。家。卽。香。爐。營。第。幾。條。也。時。湘。靈。倦。

遊初返。擬次日往訪之。然尙不料日間所遇者卽此君也。

情能悞人思多致疾。湘靈自識凌波後。思慕之切。豈間須臾。況連日勞頓。夜復不寐。次日果病。四日始起。訪羽仙於王宅。投刺入門。主人出而揖客。問羽仙則已他適矣。湘靈愕然曰。某日歸自外。得松齡手書。盛道林君才。以夜深不便過訪。次日復有採薪之憂。今杖而能起。初不料其行之速也。惟既未睹其人。尙願聞其平昔。幸先生有以告我。王曰。林無錫人。孤山處士之後裔也。幼負名。有傲骨。疎狂不羈。時人多嫉之。年十七。負笈遊東瀛。六年而返。抵京後。見時政窳敗。不勝憤怨。某日謁君未遇。乃獨遊農事試驗場。登暢觀樓。覽行宮之陳設。謂以一國脂膏奉一人。不幸爲之流涕。湘靈始恍然於某日所遇者卽羽仙。不禁拍案而起曰。若然。我固已遇之矣。因述所見。且言其相貌。咸相符合。爲之歎歎者久之。且曰。我固異之。以爲非風塵中人也。但彼旣抱憤時之想。今將焉適。王曰。渠友人招遊燕趙。渠亦慕燕趙悲歌慷慨之風。故不盈朝遂行。湘靈聞其舉動。

想像其丰姿不覺黯然若喪。

## 第四章

良朋未遇。膩友不來。皆人情最難堪事也。湘靈兼而有之。其愁緒大可想見。況數日內已有微恙。日者以訪羽仙。又感風寒。不覺奄奄復病。倚枕長思。影影自弔。竹軒聞而視之。相見鳴邑。竹軒慰之良殷。旦曰。君事會當竭力。幸自保也。不然。皮之不存。毛將安傅。湘靈點首曰。我非不知。然腦筋紛亂。魂夢難寧。誠不解。何以至此。竹軒曰。請取心經而讀之。自釋矣。湘靈亦凜然因相述羽仙事。竹軒亦爲之感歎。不置。默坐良久。始別而去。

竹軒既去。湘靈獨臥床頭。轉側難安。回想竹軒言。強自遏制。然神經已亂。若不自持。越三日。病仍未痊。作書招竹軒。竹軒來。面有喜色。語湘靈曰。日者我命內子掄揚足下。於淩波淩波曰。我察其貌。已知其才。內子復道君傾慕之忱。且言君病及病之所致。淩波默然。內子挑之曰。姑豈能恁然乎。淩波仍不語。內子曰。

如許佳公子。姑不欲得良匹。則已。若欲得良匹。舍此將安擇。凌波俯首低聲曰。父母在我。安能自主。內子曰。不然。是在姑。姑如願意。雖不得專。父母豈忍重拂哉。凌波曰。卽如嫂言。恐渠未必眞愛我。果真愛我。渠胡不自愛。言至此。聲漸低。頰盡赤。俯首弄帶。內子察其心。許乃叮嚀數語而歸。湘靈聽畢。精神不覺爲之一振。病亦若失。次日乃以書達凌波。略曰。

凌妹如握竹軒來。轉宣盛意。且感且泣。湘自問才慚子建。貌愧潘安。猥蒙不棄。曲賜矜憐。此情此德。剗骨難忘。差幸賤恙已除。聊堪告慰耳。下星期爲春暮之日。一年花事九十韶華。遙想陶然亭邊。煙迷碧樹。鶯老垂楊。未審吾妹肯從我一送東皇否也。臨楮神馳。書不盡意。兼問瓊妹近好。湘靈謹啟。

書旣去。越日果得覆函。略云。

湘哥惠覽。得惠書。知貴恙已痊。至欣且慰。曩者竹嫂來述哥病。況妹爲之不憚者。累日竊妹不過蒲柳弱質耳。學僅塗鴉。才慚詠雪。非有西子王嬙之色。

雪兒紅線之才也。乃承過愛嘉賞。特甚。心非木石。夫豈無情。惟哥以超羣軼類之姿。又值青春年少。正發憤有爲日也。若以妹而放棄可寶貴之光陰。銷磨不世之才。則巾幗蛾眉。適成鴆毒。而臙脂紅粉。何異虎狼。不惟有害於哥。抑且增羞於妹也。今讀來書。意者哥已回悟耶。妹實盼哥之眞悟焉。承召送春。當卽遵命。與瓊妹偕。此覆。凌波敬啟。

湘雲得書。反覆三讀。喜極而愧。歎曰。今而後不敢薄視裙釵矣。及屆星期。湘雲乃趨赴陶然亭。日高。倖數丈遊人稀少。但見落花滿逕。綠慘紅愁。已非初遊時風景矣。徘徊四望。不禁有青年易老。美景難常之慨。俄而凌波姊妹携手而來。風鬟雲鬢。薄袖單裳。嫋嫋然弱不禁風。與初見時又是一番態度。寒暄後。凌波微睨湘靈。低聲曰。兩週不見。哥何清減。乃爾。湘靈半餉答曰。臥病數日。不覺漸瘦。然妹亦弱損幾分矣。凌波嚙嚙不能語。紅潮微漲。瓊姑曰。渠二日前亦感冒。昨始痊。湘靈驚曰。妹顧有恙耶。予殊未知不然。胡敢遠勞。今得毋惡風乎。凌波